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十二

總錄部 一百七十二

沃妄第二

唐崔履行者北齊尚書僕射邏之孫也頗有才辯自言道術隋煬帝常令鍊冊於王母祠履行妻父麴稜為冀州刺史竇建德攻之履行在稜所因白稜曰城守多年士戍疲弊君若聚戰彌致死傷此自弱之道也今有禳敵之術不假遺鏃之費而賊自殺頭效之于使君稜初不許而惑其詭辨卒從之履行遣裨守皆坐不得妄戰因令衆曰賊乘城慎勿摧我必合令賊自縛也既而履行於星月之下設壇章醮身衣纒經杖直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入外屋西向振裾賊攻之急俄而城陷履行哭猶不輟

忘覓太原人為沙門死經十日而蘇言多妖妄謂總管李仲文
公曰五色光見有金狗自衛仲文答曰關中十五已上並事洛
陽亢陽不雨穀食騰湧天意人事表裏可知若為計今其時也
高祖因疑之及唐儉使太后又言于高祖曰仲文信惑妖邪自
謂應讖及言有龍附已即於汾州置龍遊府又娶陶氏之女以
應桃李之歌高祖追仲文赴朝以罪伏誅李孝常隋兵部尚書
員通之子高祖時為利州都督每以畋獵為務太宗嗣位表請
入朝因留京師其子義宗坐劫盜被誅自此怨望與德裕等陰
圖不軌其子義立謂其友人蔡憚曰我常從齊王遊獵與王相
失道傍見一老母眉髮皓然我問王所在答曰汝即王也目忽
不見憚縣丞李延年曰往年於太和谷得一石其狀如龜外有

圓郭中有常字有新錢文曰開元通寶此即員通之子孝常之
符命也有劉文贊者又言衛元高詩云天道自常此則孝常之
讖矣德裕乃與孝常之甥統軍元引善及監門將軍長子業謀
以入直之夜勒兵以起大事尊李孝常為帝德裕武德初自洛
陽歸為秦王府庶直騎歷護軍太子左內帥遷為將軍與李常
通謀克日將反其子孝本又謂賀婁善積日我父好酒豁達有
漢高之風手握禁兵而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郎將元律城
門即常元整等深親今起大事嘯命必成不宜出於人下劉文
贊亦獎成其事德裕曰我生日有異當汝請又大業初有童歌
曰白楊樹下一池水決之則是刘不決則為李在李則未決之
前刘居已決之後明知李氏以後天下當歸我家當為決之順

天之命耳後謀洩其黨與皆伏誅死者十二人
公孫常河東人也自言好養生能黃白之術遂徧歷卿相之門
時衛州人劉道安自言須有肉角隱見不常誑惑州里人多信
附遂授官建號期於貞觀二十年二月舉兵反常亦通知其謀
事未發會十九年正月太宗以他事召常常懼罪而自殺常弟
節入告其事道安等十餘人皆伏誅

那羅通娑婆寐帝那伏國人也貞觀二十二年石衛率長史王
立策破帝那伏國得之自言壽三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頗
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殿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
禮監主之發使天下采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又遣使往婆羅
門諸國以求藥物有藥名畔茶法水出山中石內有七種之色

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入手入水即銷爛若欲取之以駱駝
鬮髀沉于石 以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處即有石柱似人
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出此水者即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
山石崖腹有石孔前有一小樹其葉青綠狀如梨杏石孔中有
大毒蛇守之人不得到欲取此為藥以大方頭箭射取枝葉藥
下便有鳥鳥嚙將飛去即以衆箭射鳥而取其藥詭異之事數
多如此徒延歲月術草不就後放之還其本土竟終死於長安
段方謙金城人太極初昇太極殿登御床自称天子呼宿衛兵
士令稱萬歲有司固請誅之睿宗以為風狂特免死流嶺表
劉誠之太極初與盧千仞及太常博士靳翰太僕署令李真通
謀以誠之有天分預為結託曰靳翰為今之子房千仞謂長安

縣尉常彥偉曰代有真人足下不欲一見乎彥偉佯許之定日過焉遂執其父左羽林將軍元楷奏降中使于元楷宅房中彥偉延入與諸侯者具錄以聞及其黨胡太宰出入王門妖惑衆庶事發並同日就錄戮

王懷照玄宗開元初謂人曰釋迦牟尼佛未便有新佛出李家款末刘家款與今冬當有黑雪下具州合出銀城勅下諸道按察使捕而戮之懷照蒲州太雪寺僧也常建石碑云我母夢日入懷而生因名懷照開元七年或告於群刺史李尚書以聞下州訐其狀懷照曰偶然愚意用副己名慮其疑誤已改作王照時有詞客馮待徵為其文張待聘勒其字待聘與懷照詞同尚隱奏曰老僧愚駕誠不足數夢日之狀稍涉妖訛勅曰懷照訛

言信無憑據量其情狀終合徵懲宜遣播州安置致彼勿許東西其馮待徵等事已經恩赦特從釋放

姚闕者宰相元崇孫也左相牛仙客初為朔方軍使闕為判官及知政事闕累迁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闕請為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逼仙客令作遺表存闕叔尚書右丞弁及兵部侍郎盧渙堪代已闕為草仙客時既危殆署事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吊以其表上玄宗竟而怒之左迁弁為永陽太守盧渙為臨淄太守賜闕死

王璵開元末為太常博士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禳祈福祐近於巫覲乾元中累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肅宗嘗不豫太卜崇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

後轉太子少師卒璵以妖妄致位將相左道進者往往有之
李泌德宗朝為相頗有讜直之風而好談神仙鬼道或云常與
赤松子王喬安期羨同遊處故為世所輕雖能詭道求容不為
時君所重

李廣引小字軟奴自称松山僧或詐云王孫因涇原兵叛奔至
邠州為僧自称王兵四讀神言為天子令今年九月寇及五月
與其黨王昌皆至京師有董昌者導廣引舍於資敬寺尼智與
董昌又令妖人唐乳言廣引當大貴又誘射士將韓欽緒李政
諫南瑯霞及神策將魏循李慘前越州叅軍李昉明經陸降於
廣引所皆行君臣之禮各有署置廣引通於智因許以為妃又
云岳瀆為我擇十月十日庚寅奉事魏循李慘上变令中官捕

之三司覆驗連坐死者數百人張洪撫州人也憲宗元和四年
洪乘牛備冠履衣服詣光順門獻書以無可取遣之

梁叔高者妖人也元和九年自廣州來授書於吏部侍郎楊於
陵使輔於陵執以告勅京兆府杖殺之

柳泌本姓楊名仁盡少習方術憲宗末年銳於服餌詔天下搜
訪竒士宰相皇甫鏘與邠岳節度李道古荐泌及僧大通等皆
待詔翰林泌動作詐誕自言能致靈藥并黃白術憲宗頗竒之
因盛言天臺多靈草群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假郡
縣之權以求之憲宗以為然乃授台州刺史服金紫或諫曰方
士不當假以州郡之政憲宗怒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不死
之事臣下於君何惜焉由是不敢復諫泌到州驅使人於山谷

間言言采藥鞭鞭慘急歲餘一無所得惧詐發獲罪遂挈其家
潛入山谷本道觀察使捕之送京師鑄與道古保明其能又詔
直翰院憲宗服泌藥日益躁渴竟為所誤大通自云年一百五
十歲有不死藥穆宗即位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
問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便波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
術皆妄既延禍骨俱是奸邪國邦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
並付京兆府痛杖一頓處死翰醫官董引景程準山人李元戢
田左元並流嶺表初柳泌繫於京兆府吏人或問曰何苦虛詐
如此泌曰皆道古教我且令我自言四百歲時人或謂將死必
自能隱化及解衣就刑訖無他異唯炙灼之痕決体而已
田佐元鳳翔號縣人亦自言有奇術能變一丸藥礫為黃金自

衣授本縣令其餘皆遁相荐引罔上惑衆

歡又景公寺僧也穆宗長慶二年以妖言惑衆下伏內鞠之多
引中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死者數人

張良字言奉進士敬宗寶曆二年以造妖言付京兆府杖殺之
良不知其所自來先是假托神人於絹上朱書論朝廷事及勸
帝東幸令家童夜詣中尉劉引規門殺之門人即時擒獲按驗
以迷妄伏罪周息元浙西隱士也寶曆二年八月徵至闕息元
上言居淮浙間自號數百歲其實一常人也及是又多虛誕蠱
惑之說人頗非之高駢為淮南節度使有呂之張守一諸葛殷
者皆江吳醫呪之輩咸昇之劇賊名於左右用之曾言於駢曰
神仙好棲居因於公守之北跨河起迎仙樓晝夜斤斧相續半

歲方成所費巨萬竟未登又起延和閣高八十尺綺窓繡戶飾以珠金每焚香於上祈王母之降白用之曰磳磳真君守一曰赤松子殷曰葛將軍復有姓蕭者謂之曰秦穆公附馬其妖言率多此類用之又曰玄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李道之人淫穢未斷或神狎近俗接對凡人則真氣有虧靈祝遂絕駢乃謝絕人事寂然而已賓僚將吏無復偶其面有不得已而見者則使其人沐浴齋戒而後得見致拜而已罕得交言由是內外隔絕政事巨細一委用之守一副使李琯觀察轉運判官顧雲盧說愛將梁纘猶子傑皆相屬以目不敢指諫後怪異數見駢忽忽不安竟為畢師鐸所殺呂用之者鄱陽人性桀黠畧知文字事九葉山道士牛引微來駉役考召之術引微死乃客於廣陵諸巾布褐用符藥次給衣服食及丞相劉鄴節制淮海有以蠱道冥於法者用之惧南適江浙時高駢鎮京口求不死之術乃謁烏會駢有愛將俞公楚荐之尋畧署以文職用之乞居牙校駢因試其能左右附成其偽駢既篤信丹竈之外訪以時事用之悉能苟合矯順駢遂委伏先是駢之舊將有譖俞公楚姚婦礼者用之悉排斥散地駢孤立大逞仙書神物左右郡小咸用之所術由是賂賄公行條章日廢用之又請募軍二萬人為左右鎮鋤軍以腹心之起第千餘間出則負輿小駉駉殿蔽路入則姬侍百餘輦皆廣陵極色又建樓百尺日日占畧遍窺城中慮有權兵圖已者或連日宴聚箕歛市肆留三司綱運半歸其家凡欲奪人資產掠人妻妾則以利祿誘其親者使告之不法

捕入鍛鍊委曲以成其款亦有以金帛免其斬絞號曰贖命駢
覽其文簿皆唯稱其能姚歸禮怒用之款手刃焉會用之宿於
倡樓歸禮縱火焚其鄰舍用之竟易服而遁火遂焚千餘家不
止時僖宗中和三年三月也歸禮與俞公楚尋為用之所圖駢
有從子前左驍衛大將軍虞曾疏用之罪二十余幅其畧曰呂
用之誑惑尊德塗炭生灵奸偽之名近遠譴沸內則以神仙之
事苟媚一時外則行箝制之權取怨百姓大將則畏死不說從
事則尸祿求容在苒數年寢成大蠹今則凶邪已露羽翼將成
若不誅之恐高氏勲庸一旦為所累因哽咽流涕駢謂曰爾醉
和風狂邪遽命扶出後為用之所構竟斃之駢每召之則書一
雲字點畫之間密有辨認言必相字未嘗以名光起初襄王偽
授用之廣南制置使開募見牙以擬自號二府凡駢之將史用
之逼令歸已駢自此稍悞其事然牙彘已成不能奪其權及畢
師鐸舉兵衆不滿千人用之據強兵數萬畧無他筹而半月下
其城遂至霄而遁後與楊行密遇於天長因語之曰用之有白
軍五方錠塞於所居廡下寇平之後忽倫公一醉之直及師鐸
遁用之復其家月余天長之約寢而不言至是行密款閱其衆
用之在側忽顧之曰公在寨時許與此輩銀今日何負也用之
未及對率下吏令軍吏械而鞠之凡述百餘罪一日用之取今
年中元節請高公於用之私第建黃籙齋因入靜之時密絞之
偽云上昇此際便令諸軍率百姓扶用之領揚州節制其亮狡之性
率多如此是日斬之懸首於市諸葛殷者鄱陽人也初呂用之

獲寵於高駢殷之知訪於廣陵以左道求存於用之時謂駢曰
王皇以公文為人臣慮廢政獲譴了為君輟一灵仙為道中羽
翼若其志曰公善待之歆其不可去以人間優賤縻之異日駢
見殷鬼態妖婆辯詐不能擇遂謂曰道家葛將軍每從容於盃
酒間云可以坐召鬼神立變寒暑矣尋以軍盆之賤縻之所入
巨萬又有大賈周師儒者所居多花木樓榭之盛為廣陵甲第
殷歆之一日謂駢曰此城當有祆起非水旱兵戈之可比也駢曰
為之柰何殷曰當就其下起壇以灵官鎮之即指師儒之第駢
遽命軍吏駟出其家殷使居之殷手足先有風疽駢性嚴潔每
相對促濃血沾汚左右或以為言駢曰吾聞神仙多以此試
人飲啗曾無難色駢從子傑謂人曰男子患病得志當以富

貴自奉人生寧有兩重死耶及用之敗師鐸獲之杖下馬橋絞
而未死會師鐸母肩輿過其法官掌刑者扶以避之殷蘇于橋
下及師鐸母過決之如初方死焉至是殷有兩重死既死人皆
挑其目斷其舌張守一扶揚田里人自言能變易五金以溺好
利呂用之荐於節度使高駢亡每以真仙遇之中和末用之忽
然謂駢曰適得上仙書宰執間有陰圖之令公者使一刺客來
今日當至駢時與鄭畋不足既聞其言驚失筋因問計於用之
用之曰張先生年少時嘗學此術駢及守一守一曰老夫久不
為之勉力為公令駢衣奴人之服匿於深室守一至夜分擲一
銅鉄罌於軒砌之上鑑然有聲遂歆皮囊中出虀血洒之處及
旦謂駢曰幾輸此人駢乃泣謝輦金玉以酬之光啓襄王偽授

授守一郡守師鐸據城請合大丸丹至行密人殺之由是覆高氏之黨者尽矣

後唐刘仁恭為幽州節度使物力雄富志漸驕縱師道士王若訥修長生之法乃於州西大安營造臺觀極其彫麗聚美奴人為皇帝房中之法又慮四鄰侵寇幽州城陷且曰吾居此山四面絕壁以百士守門萬不能進乃圖無窮之計號令九州之民禁使銅錢自以膠和堊土為泥錢令九州行使其銅錢峻法賦歛鑿大安山為石穴以藏之其數百萬每藏畢即殺石匠以滅口自仁恭父子敗後往往有上言者知錢者處所皆無所得

唐刘鄴都祿人在宗同光二年八月鄴都張憲奏唐為河漲上龍興寺幡竿請捨身時鄴都御河溢岸高四尺傾都功役夾河為堤水注激灑將溢人心危恐初有書生陳禳水之法請於上流為紙屋人物牛馬五萬投於河流殺牲以祀府尹訊之此法何從出對曰出于新意命答之既而妖人復登幡竿聚衆數千云予若不以軀命殺衆生今夜其為魚乎居民咸恐駭悲涕軍虞侯孫岳聞之令人畫佛竿謂之曰爾必能捨身救人即投於竿下妖既見衆散徘徊初哀命之下鞭背投於河流翼日水減三尺

楊千即魏州賤民自称言傳墨子術於奴翁能使陰陽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必勝人有掌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鍊丹乾永易人形破扁鵲或云可驗初在鄴都貴要間皆神奇之白於莊宗甚蒙待遇官至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閨掖頗承

罷入侍有憑之而仕官者及在洛陽轉薄年累與之遊皇第又
渥元行欽常明淫於家同光四年存又伏誅千即亦被其禍

李應之定州人節度使王虔直信應闕白丁於管内別置新軍
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神虔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
變在朝夕言即先罹其禍會燕師假道伏兵於城外以備不虞
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
屍僧誠惠不知何許人初於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稱會皮
骨三命人初歸問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
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太師天祐十八年
鎮州大雨水壞其城誠惠誠謂人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驚
之耳由是氣燄彌盛人多畏之同光初至鄴人下權貴皆拜之樞密

使郭崇韜初欲不拜即慮謗已乃前御前見之故得免私禮三
年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拜之六宮叅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
其澤禱祝數旬畧無徵驗或謂誠惠曰官以師禱雨無徵將加
焚燎焉誠惠聞之懼遂潛去至於寺慙恚而終天成中其徒第
廷累等建塔訖請名謚於朝賜號發兩大師慈雲之塔

鮮元龜道士以明宗天成三年三月自西川至見於便殿稱年
一百一歲進詩以歌王化元龜上表乞西東留守兼四川制置
使要修兩京宮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遠來朝北期別有
異見反為身名甚堪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放西歸又四年正
月有僧於相國寺示幻惑衆云頭上出舍利康義誠按其偽狀
命戮於手前

周應趙為常城鎮將廣順三年五月開封府上言應與僧智欽鎮民陳光濟二十人同謀發塚掘井妄稱羅漢小聖誑惑閭閻希求財物逐人勘責並招妖妄其錢各分入已分張減匿勅趙應智欽陳光濟三人處死連坐郭廷貴等十七人並決杖配蔡河務收管

孫方諫為定州節度使先是州北二十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戎虜之患中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村多歸之徒衆甚盛人亦異之尼死其徒聲言其屍不壞因覆以衣衾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道舉族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為尼主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十三

總錄部 一百七十三

不忠

不孝

不睦

不忠

古人有言曰竭身命以殉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若乃一二精露昏四海波蕩乃倖被袒緩世隆寵握靡排死以立操翻謀身而敗名或當難而逃歸或臨危而不救締交於虞凶之位阿肯於權幸之門以至懷二受節挾私謀事草板檄以內毀畫計策而反攻此蓋廢三綱之正道使百代之可誅豈獨人神所棄今古共恥者也書之於策可以為訓

右宰穀衛大夫也衛侯出奔齊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以其從君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可獲已耳余孤喪而羔袖言

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

桓子為陳司馬鄭子展伐陳宵突其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

偃師奔墓款逃冢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款載公以巡城辭

伯嚭為吳太宰伐越敗之夫椒太湖中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

嚭而行成行成求成也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聽嚭卒許越平

與盟而罷兵去後越王滅吳誅嚭以為不忠

漢李緒武帝時為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单于客

遇緒常坐李陵上其後漢遣使匈奴李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

走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

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緒

而誅使人刺殺緒

盧賀封亞夫侯武帝正和二年坐受魏太子節掠死以衛太子擅發兵而

賀受其節擬有偏心故見考掠而死也

晉何曾初仕衛為司隸時曹爽專權宣帝成疾爽乃起視事魏

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為

王沉初為魏侍中高貴公卿甚見委重及高貴卿公將攻文帝

詔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為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

既不忠於主甚為衆論所非

郗超為桓温叅軍父愔在北府徐州人性多勁悍温常云京口酒

可飲兵可用深不款愔居之而愔於事機遣牋詣温款共獎王

室脩復園陵超取使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

王廙為左衛將軍乃從兄敦構禍元帝遣廙喻既不能諫其悖
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

謝澹安之孫也封紫桑侯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
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從恭帝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
持節奉冊禪宋

宋沈懷明為輔國將軍明帝時為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鄧琬挾
晉安王子勛為亂懷明申謙之杜幼文劉亮從軍討之命豫州
刺史劉胡拒子勛於赫圻帝欲綏慰人情遇吏部尚書褚繡至
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黃門郎懷明與劉
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繡擬選帝不許曰忠臣殉國

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當為臣下之節耶

後魏高欽字希顏頗有文學莫析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
志敗為賊所擒念生以為黃門郎

北齊斛律孝卿為侍中樞密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勸
後主作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賈詔策其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
詣鄴城歸於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訥言上士

隋郭衍初仕後周為上柱國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
由是大被親昵

常福嗣為內史舍人後以罪黜煬帝大業中楊玄感之亂以兵
逼東都福嗣從魏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
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裴矩為黃

黃門侍郎大業末從煬帝在江東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叅定議註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中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即位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燕國公

薛德音大業末為著作郎及起侗王稱制東南王克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王克平以罪伏誅

唐張均為大理卿均弟洵為太常卿祿山之亂玄宗幸蜀次咸陽謂高力士昨日倉皇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此力士曰張洵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歲厲必當先至是日房瑄至帝因門均洵瑄曰臣離京師亦過其舍此約相同均報臣云已於城

南馭馬觀其趨向來決不切既而均弟果受祿山偽命

孽競為武功令玄宗幸蜀競見於路隅帝謂之曰卿飾裝便隨朕行競俯伏不對帝曰不顧行亦聽卿上好養之人及賊至京師競受偽官頗失臣節王師收京城競伏誅

後唐蘇循唐末為禮部尚書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秦還洛也朱溫亮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往往有遠過逆溫者唯循希旨傳會朱溫之失律江西也屯於壽春要少帝欲投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云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時畏溫如虎即議行之明年朱溫逼遜循為冊禮副使希幸風雲求為宰輔先是循子起居郎校上疏駁昭宗謚號不可為昭請改謚為襄楷亦附會賊心別

求進達朱溫既僭偽位敬翔惡其為人父子放歸田里乃寓居河中積年會莊宗副人望求唐室舊臣遣使自河中徵至赴鄴都初監軍使張承業惜經國之費未欲議即尊之事諸將賓寮無敢言者及循至鄴入荷城拜魏師廳謂之拜殿翌日獻畫筆三十管冀悅帝心其諂進如此承業聞之怒會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因以代之明年春偶食蜜雪而卒

孟漢瓊明宗朝為宣徽北院使性通黠善交構初見秦王權重乃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引昭馮斌用至又與締構秦王既誅翌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於鄴及帝嗣允恃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封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及潞王赴闕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於鄴漢瓊藏匿不至知潞王行及陝州及單騎

至澠池謁見因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即自預從行陳之列尋戮於道左

漢安叔千初仕晉少帝開運初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德戎犯闕百僚迎見於赤崗盧主登高岡駐馬而撫喻漢官叔千出班夷言盧主曰是安叔字否卿少在邢州屢貢章表有以見卿之効忠也俄受鎮國節度未幾高祖革命代歸京師自以嘗附盧庭居嘗愧怍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

不孝

立德之厚莫本於仁為仁之本無大於孝以髮膚所稟保抱而成覲風自南載傷於生鞠昊天罔極何報於劬勞為乖色難三牲而無補矧為悖德固五刑之尤重眇觀舊史具著文明徵明

凶頑之條以示沮勸之義云爾

樊后藏葉公諸梁之弟也魯定公五年吳師敗后藏從其母於

吳不侍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藏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藏之母楚定藏而棄母歸

葉公終不

正視不義之

吳起衛人也後為魏將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

黨笑之吳起殺其諤已者三十余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

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

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後漢賈敏嗣其祖復封膠東侯章帝建初元年坐誣母殺人固

除之

蜀姜維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後主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

軍向祈山天水太守夜亡保上邽時維為郎叅本部事遂還翼

不納還詣諸葛亮辟為倉曹掾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當求歸

維曰良田萬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任當歸也

晉賈充為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

行其父讐誅李氏坐流徙充後娶郭配女槐性妬忌武帝踐祚

李以大赦得還母抑勒充迎李氏槐怒不許充迎李氏及母將

亡充問前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

無言

孫會侍中秀之子年二十為射書校尉尚惠帝女河東公主母

喪未暮便納聘禮

劉肅民荊州刺史毅之子也安帝義熙八年宋高祖遣振武將

軍王鎮惡襲毅於江陵毅倉卒無為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顥謂之曰人取汝父而借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

宋向植父彌以佐命功封曲江侯縣植嗣以不受母訓奪范曄為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寧朔將軍兄暲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暲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乃携妓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瓊麗妓妾亦盛母住止卑陋惟有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後謀逆將謀其母謂曰主上念汝無極曾不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柰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色不怍及妓妾來曄悲泣流連

謝况前為會稽錄事參軍以諂佞事巴陵王休若况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著袴褶况居母喪被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而無殊異並不知况居喪自稱孤子衆萬駭愕

王長嗣祖草封新建縣侯明帝大始六年坐罵母奪爵

南齊劉彪宋司徒文宣公穆之孫也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武貴中即將坐朝暮不修削爵為武林監又坐與亡母弟楊氏別居楊死不殯塋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顧昌玄為烏城令坐父法秀宋大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

宋緒稜陵人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歆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歆此羹

汝何心併咱之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然即痢血明日而死肖叡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口洩吾刀乃止

裴植為瀛州刺史其母夏侯氏出家為尼植為錫自州送祿奉母及為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爨異一門寃數植事母既不孝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隨去母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梁柳仲禮為司州刺史父津太子詹事襲封云杜侯侯景圍城既急而仲禮擁兵來援昭時邵陵王論亦在外與仲禮構怨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仲禮言笑自若景遺以金還仲禮閉營不戰武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乎大清三年城陷卒

隋鄭譯開皇中為上柱國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謨良策寂然無聞鬲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迷明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並居

馮忱為尚書兵部郎掇江都尉丞慈明子也李密逼東都詔令慈明安集漚落為密黨翟然所害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樞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唐李鈞為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弟錡京兆府法曹參軍並不守名教配流鈞于施州錡于辰州縱會非常赦之不在兌限鈞錡溫州人也玄宗天寶中州舉道學咸赴京既外及第參官遂訓

貫長安與郡里絕凡二十餘載母死不奉喪溫州別駕知州事
曹嗣王臯俱以聞下憲司訊問錡等俱伏罪帝嘆息久之曰三
千之刑莫大於此合置輶裂豈止謫竄焉

崔損德宗身貞元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損居身宰相母

市為尼歿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

鄭方達先為太僕寺丞元和三年其兄兵部侍郎御史中丞雲
達奏方達受性亮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教訓莫及結聚惡黨
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眡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
亦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之先父先臣名見戚
所知無可教誥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使及州縣乞丐
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戍附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奏聞必恐覆

臣家族詔曰鄭方達宜委京兆府錮身逆送黔州付李模於放
偏遠州驅使勿東西

陸慎餘故京兆府法曹賡之子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草服飲
酒食肉於坊市中為京兆府所奏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
文遷歸本貫猶孤鉉穆宗初為田引正鎮州從事及王庭湊作
亂從事皆遇害鉉時使鄰境故得免死其母及血屬皆為庭湊
所囚時有周僧達者繼母即鉉之女弟亦隨新至鎮州亦為庭
湊所囚鉉聞軍亂懼不敢入留於境上僧達時在京聞亂奔赴
鎮州謁庭湊喻以順逆之理庭湊雖不能納感其忠孝之心遂
許僧達迎其親以歸當時朝議獎僧達之行授渭南縣尉貶鉉
為夾州司戶自此鉉為士林所鄙崔貽孫自吏部侍郎貶官塞

此三子爭於舊業分其利以自謀其旨醫藥咸莫知之貽孫以書責之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

後唐烏正為鎮州都將聞張文禮殺

志復主天雪泣請行

兵及鎮陽文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回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腕不絕於膚上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已

晉程遜為太常卿高祖天福三年命使吳越母羸孝生瞽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哭拊背而送之及使回遭風雨而溺焉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時加平章事使及虜騎南牧親六師主擅濶南在軍母凶聞至自涇濶津北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復蒞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

王瑜范陽人也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干重威使奏已為成德軍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

馮傑晉宰相王之子也王從少帝北遷虜偽命為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王懼虜遣責尋以憂恚卒於番中

楊仁澤前為鄜州三川縣主簿仁澤在父憂制中求官為大理寺所奏詳斷官大理正韓保裔與詳覆官刑部員外郎李知損斷曰伏以楊仁澤父喪未滿釋服求官人子何堪違律如此宜從追毀以贖典刑余望依大理寺斷之

漢侯贊為飛龍使贊母本娼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贊從
賤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為內賤不欲父之來寓
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

不睦

夫兄弟之親手足之義也悌順之先有於是切故詩人以棠棣
之華敷榮相媿鶴鳴在原急難為喻泊乎義匪相容情惟不睦
寧聞共被之恩動起鬪墻之忿尺布斗粟尚惑致爭連枝同氣
豈顧其義乎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初鄭武公娶於田曰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莊寤生驚姜氏故召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
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崑邑
也虢叔死焉他邑虢叔東叔居也恃制崑險而不修德鄭滅之今叔段復然故聞以邑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

也京敦京叛大叔段入於鄆公代諸大叔出奔共共國今穀書曰

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石故曰克稱鄭伯譏失

教也後隱公會伯伐許君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鄭也曰寡人有弟

不大夫百里奉許叔以許莊公奔衛隱公以許與鄭鄭伯使許

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

漢主父姬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散五百餘金予之數曰數責也數

音所以具始吾貧時昆弟不義衣食今衣於既切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姬之門

薛宣為丞相任政數年宣有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立即守

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君居官宣為丞

相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
修二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修遂竟
服由是兄弟不和

魏表尚冀州牧紹之子也紹愛尚貌兒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審
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本素意乃奉尚代其
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
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惡譚不
與譚怒殺紀

劉琦荊州牧表之長子也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
瑁張允為之交黨及出長子琦為江下太守衆遂奉琮為嗣琦
與琮遂為有隙

夏侯懋伏波將軍惇之子也文帝時為安西將軍妻即清河主
也懋性無武畧而好治生太平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懋者遂
召還為尚書懋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懋不和其後諸
弟違禮度懋數責切弟俱見治乃共構懋以誹謗公主奏之有
詔收懋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熲以為此必清河
公主與懋不睦出於譖構異不未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
下之功宜加恩之帝意解曰吾亦如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
表者果其群弟子藏子江所構也

蜀許靖汝南人位至司徒少卿與從弟邵俱知名並有人論藏
否之稱而私情不協邵為邵功曹擯靖不得齒錄以為磨自給

晉王齊為侍中時父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齊性峻厲明法
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齊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
之言出為河南尹陳騫大司馬素與騫謬之風弟惟與其子輿
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譏於時也後輿為侍
中坐與父叔不睦出為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

陶稱侃子也稱為東中即將性虓勇與諸弟不協

王愷少踐清階為郎中領右衛將軍愷弟愉為輔國將軍愉弟
國寶安帝時為中書令領軍參管朝權威振內外時王恭惡國
寶亂國討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
禍

宋周郎為太子舍人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志氣怯懦而郎少時
愛竒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

江智滿湘州刺史夷之弟子也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
子並顯達智滿父僧安少無名聞湛禮敬甚簡智滿常以為恨
自非節歲不入湛門

後魏陸晞為尚書左戶二公郎後除伏波將軍晞與弟恭之並有
時譽晞與恭之晚不和睦為時所鄙

鄴道元字善長為御史中尉兄弟不能篤睦之又多嫌忌時論
薄之

薛懷徹金紫光祿大夫真度嫡子也為車騎將軍貞度長庶子
懷吉為後將軍汾州刺史懷吉弟懷直懷朴懷朴弟懷
景懷景弟懷舊貞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愛憎

興和中遂致訐訟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置時人恥之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第九百二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十四

總錄部 一百七十四

傾儉 詐偽 飾

言偽行僻色厲內在傾儉之謂也故不畏不義善之於前聞難養難近垂之於往典盖夫稟五行之秀最萬物之靈守正而不回去惡而務本斯可謂之君子矣乃有嫉賢務進附勢取容乘隙以為姦掠美以沽譽或縱其聞說之辨或極其誦諛之態或構之飛語以害忠良或寘之深文以報仇怨以至翻覆靡定計數回測為鬼為蜮如谿如壑歷代而下實繁有徒非聰明睿哲之主安能察而遠之哉

漢主父偃為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山豪未上

山古草字所作起作為豪也

主父偃候仲舒私見族之

竊其書而奏焉帝召視諸儒

視讀曰示

仲舒弟子曰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為大遇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

異

鄭朋會稽人元帝即位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勳周堪輔政朋陰

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史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

子弟罪過章示周堪

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

堪曰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

記望之曰將軍休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亡莊之威

周謂周公旦召

公與公綽孟公綽也下莊子魯卞邑大夫也

公乎耳順之年獲折衝之位號至將軍

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人也

國家委任誠得其人

也今將軍視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曰及至周召乃留乎

因望之立

當超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日云不食

若管晏而休則

下走歸延陵之臯

臯公子禮食邑延陵薄吳王行奔國而耕于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

符叔會稽尋延陵之轍耕臯澤之中也下走者自言趨走之役也

也修農圃之疇畜鷄種黍俟

見二子沒齒而已矣

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人以杖荷條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明之所云謂此也 俟古俟也俟符也沒齒終身也蓀草器也音徒單切

如將軍昭德度行積思塞邪狂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

度行度越常險

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溪

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德則下走其庶

幾頭竭區區底屬鋒錫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

與

相見也納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史高

短謂數其短惡也

言許史過失

後奔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李史宮俱待詔堪獨

短謂數其短惡也

言許史過失

白宮為黃門郎朋楚楚怨恨

屬楚楚人親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

朋會稽人會稽井屬楚楚人親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

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聞東人何以知此于是
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楊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吾大罪一
中書令在旁知我言伏望之聞之以問引恭石頭恭顯恐望之
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籠者宣帝時與張子矯等
待詔矯巨由反以進污穢不進穢同欲入堪等不納故與朋相
結恭顯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恭顯奏
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言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反堪更
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

後漢辛臣田成之妻兄也初岑彭圍秦豐於黎丘時田成擁衆
夷陵聞秦豐被圍惧大丘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成曰今四
方豪傑各據郡國洛地如嘗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成曰以秦
王之強猶為征南所圍豈况吾耶降許史矣建武四年春成乃
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泆沔沔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
後盜成珍寶從間道先降于岑彭而以書招成成心疑賣已遂
不敢降

翟酺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天下六百名以上試對政事天文
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
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泣涕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
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嘗聞之酺受
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惧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晉章秀為司空張華史長會張昌作亂秀因奔成都王穎穎伐長
沙王乂以秀為冠軍將軍陸機王粹等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

證成其罪又誦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頴

虞預為著作即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訪於著作即王隱并借隱所著書一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升隱竟以免誇黜歸於家表悅之能長短說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之專利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王國寶累至中侍中書令大傅謝安之女壻也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為其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睥眦誦邪於是國寶誦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又云步無士操不在廉國寶安惡其傾側每即隅妻父謝而不用周礼字宣季性矜儉好利外屬內蒞少

以豪右自處後為會稽太守被殺

宋王華為太祖鎮西主簿太祖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歆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常引米車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一二以矯之嘗於城中相逢華揚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仍下牽車立於道側及至邵乃驚邵曰服等登城為華所紀坐被徵華代為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

劉湛為領軍將軍右詹事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政而湛昔為上枕遂委心自結而殷景仁獨步當時初湛方謀傾景仁湛黨刘敬文坐成未悟其機請景仁求即敬文遽往謝湛曰老夫悖老遂就殷干祿由敬文閣淺上員生成合門慙惧無地自處敬

文之姦諂如此

劉瑀字茂琳初為始興王濬南徐州別駕從事史為濬所遇瑀性凌物護前不卻人居已上特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奴人間事言言語所不得志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尽深感相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以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衣憤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泄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從邁廣州

後魏高聰為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初趙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事死言必毀惡之如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伏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疇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為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明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類皆如此聰善於去就知高肇嫌之側身承奉遂待之如舊

北齊溫子昇為元襄大將軍詔議參軍元襄疑子昇知元僅等作亂餓死晉陽獄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准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至禍敗

鄭子黜

史不載其官

文宣怒臨漳令稽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

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子黜思誘銀青光祿大夫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黜為奴子黜遂以昕言啓帝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元景是介博士

爾語皆元景所教

元景昕字也

段孝言為吏部尚書時祖挺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除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托韓長鸞共構祖挺之短及挺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

魏蘭根為開封府儀同三司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議所許

陳元康為相府功曹參軍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奉而不能平心處物

後周蘇夔納言威之子聰明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位至通議大夫

隋元敏頗才辨而輕險多詐擢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漏洩

省中語

諸葛穎自煬時帝為太子時為藥藏及帝即位遷著作即甚見親倖數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

唐鄭愔則天時為臨武丞及來俊臣受制按獄志在屠害忠良

每有羅織文狀皆密令愔草定深情致其罪取媚於俊臣崔湜

中宗時為吏部員外桓敬之作相也惧武三思諂間推湜為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密湜每得

桓敬一言片議皆以報三思及諸公被流湜又說三司宜尽除

之以絕歸望三思問誰可入者湜表兄周利身先為桓敬所惡

自侍御出為嘉州司馬湜奉之克行桓敬尋聞利身至皆自殺

三思擢周利身為御史中丞湜後為襄州刺史時譙正重福謫

居均州陰懷異志贈湜黃金寶帶朝之會慶遠以罪被錄觀者
怪金帶奇作非人間所有湜密謂慶遠曰勿疑此帶所來我當
使汝無事乃厚賂行筭者冀殺慶遠以滅口其傾險如此湜謂
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制要路
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轍無已而不以令終

顧人吳人代宗時詣闕獻書稱旨授京兆府華元縣令性踈狂
恃封事可以奏冀有超拜及領華原罷

音華音
元骨葬

不受詔及時諛

政宰發臣元載陰私載稽顙自陳代宗遂怒逐為繇州百姓
陳少游代宗時為宣越楊三鎮觀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
千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積等由是
美声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游

亦稍踈之誣載子伯和貶官楊州少游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
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

令狐峘德宗時為禮部侍郎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侍中
視引文生宰相楊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封於峘峘謂使者曰相
公誠憐封欲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
峘之賣已乃署名托峘峘明日流言宰相炎道迫臣以私臣從之則
負陛下不從則當害臣德宗以問炎偵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
人不可禁欲杖殺之炎救解乃黜為衛州別駕

竇郡憲宗時為吏部郎中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受重之未幾
拜御史中丞後與呂溫楊士諤等黨比欲陷吉甫為容官經略
使在鎮二年詔遣至衡州病卒即性險狠頗務恩讐臨事不顧

死生初詔徵將大用衆情惧駭及卒衆乃安

方穆宗時為和王傳會元禎作相欲以竒策平河朔群盜方以策畫于禎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告禎欲結客刺度事下按法司按鞠無狀而方竟坐死誅

後唐孔謙莊

宗

光初為租庸副使謙本魏州之幹吏自天祐

十二年

帝

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効其才力帝

委以衆貨負之務設法算歛十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即位於鄴城謙謂已當為租庸使物議以謙雖經營濟贍之勞然入地尚卑不欲驟擢重任樞密使郭崇韜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租庸使以謙為副謙悒然不樂久之帝既平涼汴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筭之非張

憲不可崇韜以為忠告即奏憲為鄴都副留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弥失望乃伺幸過失時革以書手便省庫錢數十萬謙密以手書示崇韜微諷聞於革革惧上表請崇韜專其事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為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嘗居大位以見所為却委張憲為便帝徵之憲性精辨為趨時者所忌人不知祐之謙乘間訐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辨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於人錢唐且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德行詔書既徵張憲復以何與為代豆盧革於言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為王正言何盧不辨革言俱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畫於大臣或可辨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勲

而易制曰此議然非已志尋掎正言之失泣訴於崇韜厚賂閭
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視避將真於
發樂人景進於帝前鮮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
事景進屢言於帝乃以正言守禮部尚書以謙為租庸使

晉張彭常山九門人少不知書始為公府通贊遂假州縣後唐
莊假鎮州為北都以任為身定且兼知管内戎事則以彭為留
守推官事無巨細悉訪於彭由是趙之士大夫無得而進彭素
貪黷利權所入園多為所賣及廢都為方正朝廷命樞密使郭
崇韜為節度使遙領之崇韜素凌其地卻歸利私門而彭敵可
於園榷公藉所有隱之以為他費崇韜深忿其事會莊公平常
山時獲趙王鎔家奴妓千餘使宦者留百人反送聞有許氏尤色

彭賂守者以廢疾匿於僧坊後宮中訪知急召彭洛欲害之彭
將戒途以前與園所隱泉貨使人封籍馳白崇韜崇韜乃德
彭而恕園苛尋奏解許氏之罪授秘書丞知濟州官田事其險
巧多此類也明宗即位以園為相荆三司事園奏彭守秘書少
監度支判官聞竟得死罪於途陽議者以彭誤敗之所致也近
巨安重誨亦云任之過尽由張彭

王瑜天福中為贊善大夫會濮陽郡秋稼豐秀脫藉不均命乘
車使按察定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温惠鷄曰余有處約之疾
室無增貨願為我致意縣且且求假貸於是郵城令劉承珪濮
陽令王傳寶臨濮令曹光裔雷澤令張濬范陽令范臯聚錢五
十萬私書而獻瑜以書上奏帝覽章嘆曰廉直清慎尚能如此者

誠良臣也二吏五宰即特除瑜則進位大尉少卿詔書褒美

詐偽

先聖有言曰天下之惡有五盜竊不與焉一心逆而險二行辟而堅三言偽而富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賊澤此皆謂奸究之徒不免君子之誅也其或矯稱皇嗣虛畫戰圖對桐人而樞吏臨都街而自捷偽造書而取賞傲嘉遯而覬微至於詐偽外戚則遽列藩宣假於靈草則爰剖符竹罪大而貽神怒惡盈而掛天網至有棄之於市投之於荒汚彼簡編貽笑後世者也

公孫萬齊大夫魯昭三年晉韓起如齊逆女更嫁為平公女為逆公謂為

萬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公子更嫁人謂宣子子

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達其寵將來平寵謂藏子尾

會魯大夫臧昭伯之族也初昭伯如晉臧會竊其龜倮句倮句龜所

出地以上為信與僭吉僭不信也臧民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趙召會請往

代家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

妻一對若音也故再三問不對婦及效會逆問又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

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印魴假使為賈正焉印在東平無監縣魴

假郡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利計於李氏遂計簿李氏臧氏使五人以戈盾

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及奔執諸李氏中門之平怒曰

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李臧有要相怨也及昭伯從公平子

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后會曰倮句不與余欺也傳語筮之驗善惡由人

漢新垣平趙人以望望氣見文帝至上大夫持玉杯上書闕刻日

下獻之平言帝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

刻曰人主延壽平又為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欲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今

可决通於泗臣望東北分陰直有金寶氣分陰直謂正當分陰也意周鼎

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帝使立廟分陰臨河欲祠出周

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

少翁齊人以方見武帝文成將軍言即上欲與神通宮室被服

非象神神物不至迺盡雲氣車及各臣勝日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火勝金

用丙丁日不用庚辛日駕車避惡鬼又作耳泉宮中為臺室天畫地太一

諸鬼神而署祭具以致天神居歲其力益衰神不至乃帛書以

飲牛謂雜草以飲牛也扶晚反陽不知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言甚怪

天子執其手手謂就書于掌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栾大膠東

人謂王家人也故嘗與文成將將軍同師因樂成侯求見言栾大為

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慶之不疑迺拜為五利將軍於

是常夜祀其家欲以降神後裝治東行入海求其師而不敢入

海之泰山祀帝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方畫多不

讐讐應當也不讐無驗也帝乃誅五利韓釋之封襄城侯武帝元朔四年

詐疾不從耐為隸臣

陳拾嗣復陽侯卒子疆嗣元狩五年疆坐拾非嘉子免

公孫卿齊人也武帝時稱有禮書曰得宝鼎神丹後登仙於天

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

决矣尚何以為謂不須要言之

趙欽者營平侯充國之孫也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

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而子岑嗣後習為大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

後漢尹敏為中郎光武令校圖讖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行幸萬一帝深知非人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滯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感恩漢德芳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少子孫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為言遂感安定間向栩性卓詭不倫後時徵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

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

晉會稽王道子為桓玄魏李豐子韜以選尚公主雖外辭之內甚憚也所害安帝義熙中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為道子嗣尊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顓子秀熙避難鳶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宋高祖意其詐而按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

宋何法盛時何高平却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貴位達不復俟此廷譽我塞士無聞於時如素衣千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齊內厨中法盛諸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王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叔達詐死亡寄宣城左求之籍注以為已子改名元啓大祖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加錮鑠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帝愈怒焉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初為藏質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回預意為臺軍主讞承祖所錄付江州作步卒遇赦得原回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撻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萬

後魏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初為黃門則襄宋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大帝讓刘芳為少帝傳讓元暉穆紹甄深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澤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

又讓靈太后父故明國珍皆願望時清議者以為矯飾

曹昇莊帝時永安中為大孝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纈時人鄙其矯詐

綦攜出帝時為左光祿大夫性多詐賀校勝出鎮荊州遇攜別因辭攜母攜故見敗壞弊被勝更遺之錢物

偉前廢帝時為秘書監仍著作即尔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理史考故不遺落偉自以為人詐求偉使附爾末世隆遂封東河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

劉仁軌為著作即兼中書令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衣弊席食糲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途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搨一姦吏縱一孤寡大言自爾眩已高明

務物無知淺識皆知其美公能之奮動過不實

後周宗慄南陽人仕梁為元帝荊州記室累遷吏部尚書初父高之先為南臺治書侍御史犯憲慄頓首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慄美食鄉里稱之元帝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劉藪殺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令是日便是忠孝並無慄不能對

郭賢為車騎大將軍歷廣勳安陵四州刺史衣服食雖似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貲餘時論譏其詐

隋劉眩直門下省以待顧問時弘奏請購求天下遺迹之書眩遂造書百卷以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

唐杜淹弱冠有美名與常福嗣為莫逆之交隋開皇中相與謀曰上好謀遁蘇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蓋效之故入太白山中揚言隱匿隋文帝聞而惡之謫居戍江衣

蘇世長幼簡率無威儀嗜酒歷官踈猛正諫以直聞及為陝州不能馭默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伯篋其詐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為笑是後諫者乃稱其詐焉

孫承景為監察御史則天萬歲通天二年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奉每陣必立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敵之狀則天嘆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侍御史張仁愿叙錄承景下立功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

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
罪於是承景左遷崇令擢仁愿為右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
督

李子矯玄宗開元十四年詐稱皇子入驛居止子矯云生於潞州
母曰趙妃生一歲舅常怒携至洛陽以患目疾不得入門後數
歲遇楊附馬舅扶出北遊吳夏因至太原今十七歲太原尹張
嵩以聞帝以為矯妄勅嵩杖殺因下制曰如聞在外諸州多有
矯稱勅使詐稱傳驛或記採藥物言將貢獻或妄迎入肆行威
福如此等色尤須禁斷若緣別使皆發中使以此叅察固易區
分宜人州縣嚴加捉搦勿容漏網

蕭文晟詐妄人也元和九年與其黨四人詐稱知內樞密梁守
謙語故涇原節度使蘇光榮子巨論云將拜為節度使許錢六
萬貫文為人所告文晟付伏內決重杖處死巨論流峽州

柳泌本姓楊名仁盡省方術後更姓名動作詐誕自言能致灵
藥并黃白術時憲宗末年統于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皇甫鑄
李逢吉乃荐泌及僧大通等待詔翰林憲宗頗奇之因盛言天
臺多灵草群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假郡縣之權以
求之憲宗以為然乃授台州刺史賜服金紫或諫曰方士不當
假以郡縣之政憲宗怒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不死之事臣
下於吾何惜焉由是不敢復諫泌到州驅使人於山谷間言
採藥鞭撻慘急歲餘一無所得俱詐發獲罪遂挈其家潛入山
谷本道現察使捕之送京師鑄與逢吉保明其能召詔直翰林

院憲宗服泌藥日與躁渴竟為所誤大通自云一百五十歲有
不死藥由佐鳳翔號縣人亦自言有奇術能變一九藥為黃金
自白衣授本縣令其餘皆遞相荐引罔上惑衆故及於罪及泌
繫於京兆府吏人或問曰何苦虛詐如此泌曰皆道古教我且
令我自言四百歲或謂將死必自能隱化及解衣就刑訖無他
異唯灸灼之痕浹体而已

蕭洪者本代北人父名榮初文宗母蕭太后有一弟在外求訪
未獲洪十歲隨商人後為戶部茶綱賣羅錦於東市估人趙鎮
為引見於太后姊徐國夫人女婿呂璋因得見夫人云太后之
弟夫人亦不能認識帝方穆親以皇太后一弟喜有所得洪以
詐御遂自之命為金吾將軍節度河陽節度等使復為鄜坊節
使

先是有自神策軍

為出

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

三倍償

之故有自左軍出為坊廊者茲錢未償而卒乃徵於洪宰相李

訓初知洪非真皇太后弟洪惧彌縫之乃奏訓兄仲京為從事

故洪恃與訓通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以狀接

訓判絕之左軍中尉仇士良銜之有蕭本者復稱皇太后之弟

至是因士良以進遂發其事即而御史臺奏推勘前鄜坊節度

使蕭洪詐冒稱皇太后親弟詔曰蕭洪起自細微恣為校妄假

我外家之族冒居元舅之尊內忝重官再叨雄鎮詐偽無狀從

古未聞不處極刑猶為寬典宜長流驩州百姓洪男恪女婿萬

鎮徐因夫人女婿呂璋並決杖流嶺南崔象等州洪至中路賜

白盡

蕭本福建人太后有真異母弟孱弱不能自理本知之就求得
其外族是名諱上聞復有權倖交證之帝果不疑其詐以為
贊善大夫又詔贈其亡曾祖陵太祖保亡祖聰太傅亡父俊太
師曾祖母隴西李氏晉國夫人祖母吳興姚氏楚國夫人亡母
隴西李氏涼國夫人帝既斥蕭洪而又得蕭本即謂其真旬月
之內賜為巨萬

蕭弘泉州晉江縣民也開成二年十月福建觀察使唐扶差人
押送弘并男大資稱是國親詔付御史臺勘問御史臺奏蕭弘
通欵狀詐認與節目不同詔令返歸本貫仍不用銅身皇太后
少離本家不屬舊事故特宥弘之罪庶幾本宗開成四年七月
癸酉詔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其畧曰臣聞造偽以亂真者匹

夫知之尚不可况天下皆知乎執疎以為親者在匹夫之家尚
不可况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初知有此色安敢
不言伏惟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惟理是
求微臣將以不避直詞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皇
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今諛然國都殆開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
音皆言蕭弘是真而蕭本為偽臣旁聽衆論遍察群情咸思發
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忽投臣本道求臣上聞示此言
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刘行立具審根渠已曾論奏其
時屬蕭本得為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遂勒还
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替問左軍推問論大体而士良
推至公之道發讜論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

國舅位列朝行而真偽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困惑
已有恩情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乞陛下召蕭弘赴闕
與對推細窮根以正真偽詔以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
簡大理卿崔卹為三司使鞠蕭本蕭弘之獄十一月乙酉詔曰
恭惟皇太后族望遠承齊梁之後矯寓流滯以在閩中慶英鍾
集早歸椒掖終解兄弟常懷咨嗟朕自臨御以來便遣尋訪異
得諸舅以慰慈顏而奸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
先之名覬幸我國假托我外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本之復輒
相尋引之本末更充乖戾三司推鞫曾無似是之蹤宰臣參驗
甚見難容之狀文軟繼入留中久之朕當侍膳之時頻有咨稟
恭惟處分唯在真實丐沐墜桑既無可驗鑿空作偽豈得更容
據其罪狀合當極法尚為含忍投之荒徼凡百庶士宜俾朕懷
蕭令宜除名配流愛州蕭弘配儋州蕭本及弟姪男等六人並
除名流於嶺外家資田產並令沒官前時蕭弘詐稱國舅凡十
數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極天下之人皆知其偽蕭本因中尉仇士
良為之助遂告洪之詐既流殛本驟歷顯榮曾未周歲衆知本
亦詐偽蕭弘復告之帝命三司使對鞠俱得情實故有是命本
之罪名止於流竄時以議偽化以法

陳文巨泉州晉江縣人應鄉貢明經偽稱官階哀帝二年詔收
罪款付河南府決重杖一頓死除

後唐李光議自言禮部侍郎孟容之孫也光議天祐初將同姓
人譙縣主簿名街選授豪州蒙城簿累歷州縣職官

蕭光為考縣令同光二年光偽作嘉禾合穗勒亭見任

張德溫陝州百姓也德溫詐稱官付河南府處死

張演河北轉運司前行也明宗長興元年七月鎮州奏演偽出
宣頭支錢三貫文之外甥交領又搜得蜡印一面

周李知損為諫議大夫知損除名遞送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
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入居相位余自此而三
矣姑待我後歲餘卒於海中其庸誕也如此

高紹之基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子也允權卒紹基匿藏久之屢
奏邊事以要承襲朝廷初聞其喪即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檢
紹基不能匿以十五日卒聞立珣稱前刑州觀察使推官廣順
二年珣經中書乞官宰臣以比來除任刑州賊事無此姓名面許

之占對失次送開封府鞠問所稱讖名及緋魚并虛謬勅長春
二十長流沙門島歷任官牒並毀之

陳權前秦州清水縣令廣順二年追奪官牒仍長流房州以權
居許州舞陽縣與隣里署爭地詐理右為計及楷改契內文字
既伏其罪故有是責

李圖廣順二年偽稱察州別駕配北海重役

飾非

夫言偽而辯雖口給之為能歆蓋而彰固心勞而念拙况夫李
古從政委質自公固宜德以潤身言以顧行改過不吝擇善而
從豈有毀信廢庸回菟匿不或典禮怠弃司在長惡而靡悛但
詭辭而自飾君子所以惡利口王者所以遠佞人蓋以是夫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

之子子羔宰未熟習而使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宰言治民事神于是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疾其口給應

至無

冉求字子有為季氏宰季氏將伐顛史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將有事於顛史顛史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當此之時有臣

屬魯季氏貪其土地城裂而取田氏與季路為季臣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

顛史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使主內且在邾域之中矣魯七百之

附庸在其是社稷之臣何以伐為已屬魯為社稷之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謂冉有季路二子也皆不欲也歸咎於孔子曰求周任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自持危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王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押檻也

失虎毀王豈非冉有曰今夫顛史固而近於費固謂城郭完堅

典守之過耶氏今不取役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

必為之辭含其貪利之說而更

季子臯孔子弟子葬其妻記人之朱高榮孟氏之邑城宰申詳以

告曰請庚之申詳子張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於朋友不以是

弃言非以為邑長於斯也賣道而葬後難繼也侍寵雷

漢主父姬武帝時為中大夫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

姬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姬曰大橫矣主父

曰臣結髮游季四十餘年身不得遂遂循親不為子昆弟不收

賓客弃茂我院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享耳五鼎食牛

羊豕魚鹿也諸侯五大夫三吾日暮途窮遠故倒行逆施之暮言

羊齒左也倒行逆施位下尊帶礼所行也

楊暉丞相敬之子也封平通侯為諸吏光祿勳坐免事為庶人

暉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及友人安定太

守西河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暉書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

惶懼為隣之意闔開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齊暉宰相子少

顯朝廷一朝掩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暉材朽行穢

文質無底底致也音之礼反幸賴先人遺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

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連足下哀其餘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殷勤陋厚然切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

鄙之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黜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意後會有日變駟馬猥佐上書告暉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

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與孫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論暉大逆無道要斬

嚴延年字次卿為河南太守與京兆尹張敞善敞治雖嚴然尚

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喻之曰韓盧之取兔也上

觀下獲書良夫之取免即現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善多殺願次卿少絞誅罰思

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喉咽言其所在噤要如人體之

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一千反美乃盛苗穢美乃掛穀所生也苗粟苗也美音誘自矜伐其能

終不肯止

原涉字巨洗為谷口令後自劾去官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

用符元龜

為氣節者皆歸慕之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闔字與真字同

商人所在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

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正名復仇猶不失仁義何如遂自放縱

為輕俠之徒應曰子徒不見家人寡奴邪治自約勅之時意乃

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伯姬魯寡女嫁于宋公公卒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慕軒伯姬之官夜火左右日失火

少避人伯姬曰奴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下堂遂逮于火而死陳孝奴者其夫嘗行戒囑孝奴曰幸有老母吾君不來汝善養

吾母孝奴曰諾夫果死奴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奴故款自殺父母懼而不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

黃金四十斤頒之終身号曰孝奴不幸一為盜賊所污遂行淫失失讀知其非

禮然不能还吾独類此矣

晉鄧粲長沙人吾少以高節著名南陽劉麟之南郡刘尚公同志

友應善並應不州郡避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詞厚禮請粲為別駕

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粲曰卿道廣孝深無所推

讓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不可謂有志於隱初在

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于此名譽減半矣

宋周郎孝武初為廬陵内史郡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

獵郎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郎悉以秣米起屋償

所燒之限遂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紀还都謝孝武曰州司奉臣愆

失言多有不允臣在郡虎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

帝变色曰州司不允可或有之虫食之災寧闕卿少物

王景文明帝時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

景文與帝幸臣王道隆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

效誓不上欺明君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

效誓不上欺明君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

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
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晚其妄詐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黍轉
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惧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客貨吾
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自想為申啓
北齊杜弼為中書將軍儀同寧泰戍西代詔弼為泰監事及泰
失利自殺弼與其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送晉陽高祖詰
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示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事你何由
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簿技便宜之事議所
不及高祖益怒賴房模諫免左迁下灌鎮司馬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十五

總錄部 一百七十二

譴累

傳曰君子不黨又曰君子周而不比蓋黨比者其有譴累之患
乎俗末澆競禮義凌遲夷愛僧之情興黨與之風起故庠序之
下縉紳之間至有各樹朋徒互相譏揣干鈎黨之議陷禁錮之
法亦有結託豪俠獄起而辭及附會權貴勢窮而憂至親族不
同以服屬而坐累交遊抵禁因雅素而被譴將敬于后咸著於
篇然而君子中立不倚正直不回跡不令之親絕非益之友宜
乎全身而遠害也

漢邳離侯路博德武帝太初元年坐見其子犯逆不道罪免盡

清侯參天漢二年坐匿朝鮮死亡虜下獄病死

後漢范滂汝南征江人太守宗資請署功曹委任政事後牢循
誣言鈞黨坐繫黃門北等獄吏請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
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
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亦同囚多癯疾乃請先就
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玉甫以次辯詰滂
等皆三木囊頭暴於街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列於後越次
而進玉甫詰曰君為人臣不忠於國而共造部黨自相保率評
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同其
情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投牽
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
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
陽山側上不負蒼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病解
桎梏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道至縣抱
詔書開傳舍狀床而泣滂曰今日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
指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
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今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決滂
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歟黃泉存亡各得其
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李杜齊名死
亦何恨既得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
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

年三十三

杜

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具坐而名行相當故時人亦稱李杜
焉後為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夏馥陳留圉人桓帝初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官然亦聲
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
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
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為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火
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纊帛追之
於滎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去乃覓而拜之馥避不語與靜

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
陷且念營苟合以疵性命弟柰何載相求是以禍 見追也明
旦別矣黨禁未解而卒

魏郎為河內太守陳蕃所荐徵為尚書郎令被黨議免歸家郎
性矜嚴閨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惰容後竇武等誅即以黨被急
徵行至牛渚自殺

李膺為司隸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坐黨事免及鄉
里項之灵帝初陳蕃為太傅與太將軍竇武共秉朝廷連謀誅
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官之敗膺等
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
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

詰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尹勳為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拜將作
大匠轉太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已肅為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
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
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
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名以記之

張昇侍郎為紀綱以能出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
四十九

牛涉為河東令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荀叔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
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
後共將軍武中誅宦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羊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

黨禁解復辟大尉府灵帝光和二年四月大赦天下諸黨人禁

錮小功以下皆除之

時上祿張和海上言黨人
錮及五族有乖典刑從之

陳翔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等獄以無驗見原卒於家
孔昱字元世大尉奉方正對策不合乃辞病去後遭黨禁錮

劉儒上封事極言得失出為何城相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
自殺

張奧大帝時與尚書劉猛力躋衛良同荐王暢李膺可參三公
之選而曹節并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奧等皆自囚廷尉數日

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荐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奧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

延篤為京兆尹以病免歸後遭黨禁錮

何夔字叔龍漢末宦官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嘆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符融陳留浚儀人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州郡公府迎辟皆不應會有黨事亦遭禁錮

魏文卿字伯仲其父稷為騎將有勇少有武功及魏諷反卿坐與諷辯語相連及下徵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

晉度楷為侍中子贊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姻親收付廷尉賴侍中傳旨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卞粹為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婿免官

陸耽者機雲之弟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言與雲同遇害

劉瑕為司隸校尉長沙王又計齊王罔瞰豫謀封朱虛縣公又死坐免

宋沈懷文為隋王誕後軍主簿誕當為廣州懷文固辭南行帝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二凶行事逆坐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治書侍御史

謝述子綜約緯皆有才名綜坐與舅范曄謀反伏誅納亦坐死緯尚少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所憎免死徙廣州

鄧琬為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放廣州攻圍踰年乃

克以臧質反為廣州刺史宗穀所執值赦原免弟宗瓊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死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傳順州

後魏李敷父順為寧西將軍高平公平皇興初以敷貴太尉公高平王敷為南部尚書中書監見待於孝文獻弟奕又有寵於文明皇后後為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遂誅之削順位別為庶人奕敷與從弟顓德妹夫廣平宋叔瑀皆坐閑亂公私同時伏法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為人執送殺之

宋翻為河陽令弟道璽先為異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瑀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璽後棄愉歸罪京師猶身死翻世景除名

甄琛為太子少保廣門中正高筆既死琛以筆之黨與謂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

李仲尚少以文孝知名起家師京兆王愉行參軍坐死兄伯尚與咸陽王禧謀反詔賜死仲尚與季甄沉敏有識量坐伯尚事與母弟俱走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於晉陽沉廢年積

鄭思名為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咸陽王禧謀逆徙邊會赦平於家鄭義為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既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邢宴為司徒東閣祭酒宣武初與廣平王懷遠遊宴左近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

崔休字叔義孝在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免大音中弗鑄錢事發合家
逃逸數目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或以
非其身聚致為請徽不從乃殺

劉藻為黎陽太守孝靜天下中生子尚書郎洪業入關中率眾
侵擾伏法

北齊祖班字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班
為陸大姬訓毀解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君信亦見廢免
隋段文振為大僕卿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
可汗於汶野繫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
遺以馳馬比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公文潤遂不錄

唐狄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二妻鄭
氏妬譖之文敵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
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為御史所劾士
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

宇文善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
穎為上儀同及弟忻誅善及穎並廢於家忻弟愷為萊州刺史
有能名亦坐忻除名於家久不得調

韓僧壽為上柱國有京兆人遠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
命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

陸爽為太子洗馬法言敏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為太子勇洗
馬常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家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
家帝從之及太子帝廢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

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并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盧太翼善占候筭曆之數術開皇時隱於白鹿山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謂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法坐當死太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後曰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高穎為僕射後被誅子盛道官營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引德封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淳海郡公並徙蜀郡

楊仁恭為吏部侍郎仁恭弟絀性溫厚頗有文才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玄感及其弟玄縱從弟所逃赴其兄路逢絀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劉林文奏

之時仁恭將兵于外帝寢其事絀憂發病而卒

虞綽煬帝時為著作佐郎恃才任氣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

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交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帝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悔過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從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與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以玄感文酒談欵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坐徙邊

潘徽為京兆府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官多罹其禍患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

出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王胄為朝散大夫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遊數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坐徙邊胄遂亡匿潛还江左為吏所棟坐誅王仁恭為光祿大夫會楊玄感作乱其兄子武賁即將仲預烏仁恭由是坐免

梁文謙領武賁即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乱其弟武賁即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間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知竟坐是配防于桂林而卒

唐房玄齡仕隋補隰城縣尉漢王諒為逆從除名徙於上郡鬱鬱不自得惟以諷讀為務

高仕廉仕隋為奉禮部兼通事舍人從征遼東時解所政為兵部侍郎當塗任事尤親士廉數邀入幕同牀而寢言談中多違政以猜嫌懼罪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士廉交遊謫交趾朱鳶縣主簿

劉引基貞觀初為屏越將軍李希常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

宇文鄭為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縣公房遺愛薛萬徹紫令武坐反伏誅遺愛弟遺直貶春州銅陵尉母盧氏薛萬徹弟萬備紫令武足哲威並以勲舊特免配流遺直貶春州銅陵尉萬備配流交州哲威流召州尋皆卒於死所節及時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尉安國公執矢思力並坐遺愛等交結流嶺外

張文琮為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
常詩祖錢及遺愛誅坐是出為建州刺史

常待價為左千牛備身及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道宗之婿
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

王勃高宗時為虢州參軍有宮奴曹達犯罪為勃所匿又恐事
泄殺達以滅口事竟當死會時赦除名勃父福時為雍州司功
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

魏玄同為司列大夫西臺侍郎上官儀被誅玄同坐與儀文章
屬和配流嶺外

薛元超拜東臺侍郎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狀誅坐與文章
款密配流嶺州

鄧玄挺少解屬文有名當代歷遷北部員外郎左史與上官儀
善出為頓丘令

朱秦客為檢校內史坐贓降殺授鎮州遵化縣尉內史刑文悌
坐附會秦客貶授琛州刺史

賀蘭敏之太后姊子為蘭臺右侍郎極咸傾附之有罪徙嶺外尚
書右丞兼檢校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以托敏之長流橫州太
子中允劉懿之弟右史禕之知情配流嶺州蘄州司馬

徐齊暉前任王府掾與敏之弟交通左道除名長流嶺外前涇
城令李善曾教敏之讀書專為左道長流嶺州

綦連耀為洛州錄事參軍連耀與箕州刺史劉思礼坐謀弃市
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

奇給事中周諱鳳閣舍人王劇劇兄前涇州刺史勅太子司儀郎路敬淳等坐與劉思禮交結皆誅

韋安石為左僕射留學東都妻薛氏暴雪子婿有妾誣其獻蠱迫以搗楚投井而死竇思以聞安石坐出為蒲州刺史

梁涉為右庶子柳勣為李林甫所搆伏誅涉及號三臣嘗通勣資糧皆坐貶官連累者十餘人

韋堅為刑部尚書為李林甫所陷長流嶺南殺之堅弟將作少匠蘭鄜縣令求兵部員外及男河南府且曹諒皆貶遠郡尋又分遣御史並賜死諸子悉配隸邊鄙唯堅妾姜氏稱素為堅輕賤特放還本宗

盧從愿為刑部尚書生子居起即諭糴米入官有利為憲司

所紀出為絳州刺史

姜慶初為太常卿駙馬都尉以修植建陵誤壞連罔賜自盡駙馬都尉倣削在身後官爵倣新平公主之子公主初出降駙馬都尉裴玲卒後出降慶初倣玲之子也

韋陟為吏部尚書坐當墳壙子弟砍伐松楨不能禁止貶絳郡太守第五琦為戶部尚書侍郎判度支時魚朝恩伏誅與欵狎出為虜州刺史

元載自作相已後常選擢朝官之有才學令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侍郎劉單單卒又引吏部侍郎薛邕貶引吏部侍郎楊炎炎與載同郡又元氏之出謂載為舅遂與載合載誅貶連州司馬凡在朝坐載貶官者諫議大夫知製誥韓

田王定諫議大夫包佶徐績王理少異裴翼大常少卿王紀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

王縉為相元載用事縉卑附之元載得罪連坐貶處州刺史

姚南仲為右補闕與宰相常袞善袞既貶南仲出為海州縣令杜亞為河中尹劉晏得罪坐晏貶睦州刺史

趙會伯為河南尹楊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會伯貲之會伯為炎市為官廨炎罷相盧杞知炎與京兆尹嚴郢有隙引為御史大夫惠伯自河中受代赴闕郢奏追捕惠伯詰案杞召吏繩炎為宰相抑吏貴祐其宅賤入其弊計贓為監主自盜罪當絞坐貶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令孤垣前為橫州刺史列上前政以為已功其後入為右庶子與劉太真所親善太真坐事貶垣亦出為硤州別駕司正郭晞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其子綱為朔方節度杜希全判官攝豐州刺史晞慮其幼不任邊職上請罷之帝遣使就召之綱懼以他事見收遂奔吐蕃晞坐免官

王似太尉李晟之甥為神策將晟視似恩寵與愿懇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為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似為將帥入為左衛上將軍

常夏卿為給事中宰相竇參貶柳州夏卿坐與諸竇交遊左廷

常州刺史

裴諤為金吾將軍坐所善僧玄法貶閩州司馬

馬莫翰為宣武軍馬軍都虞侯以其男少游謀叛亂莫翰不言

於道州安置

蘇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為汀州錄事參軍又貶其兄贊善大夫衮為永州司戶參軍前京北府士曹冕為信州司戶參軍並同正

郭映為右庶子映生子婿鄉侃於壽州謀亂削官於私第省遇衛次公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坐與宰相鄭綱厚善綱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

魏表元和中以討淮西策于宰相武元衡不見以監察御史宇文籍舊從事使召表而訊之因與表狎後補駙馬王丞系并窮按其門客而表在焉表被鞠因言籍與往來故籍坐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又貶左衛騎曹參軍楊敬之為吉州司戶參軍右神

武倉曹常珩為温州司倉參軍秘書省正字薛庶回為柳州司兵參軍太子正字王參元為遂州司倉將軍鄉貢進士楊處厚為昂州大邑尉並坐與表交遊故也右羽林軍王翊元坐月給

蘇表錢三千左授右領軍衛將軍

籍為監察御史王承宗反詔捕其弟附馬承系之賓客其

中有為誤識者坐貶江陵戶曹

常處厚為吏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常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帝意罷處厚坐與友善出為開州刺史貫之弟號州刺史繻亦以清操為搢紳所慕亦坐貫之貶為簡州刺史議者惜之于頓子駙馬都尉季友坐罪削官爵勅戶部尚書于頓不能訓子宜削金紫光祿大夫一階初帝意欲不坐頓但諷令因此致仕李逢吉奏曰雖古有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義然季友

恣行非法然猶不能校馭宜薄責以示戒又奉聖旨計其致仕
臣以懸車優禮事異繩違望待三兩月後商量為便故有此命
馮宿從裴度東征為彰武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北部郎中會
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

王仲舒捨遺與京兆尹楊馮文善及馮得罪仲舒橫議之貶為
硤州刺史

張仲方為右部員外郎會呂渭羊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
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渭貢舉門生出金州刺史

常引景為吏部郎時度支郎中張仲芳貶李吉甫謚憲宗怒貶
仲方引景坐與仲方善出為錦州刺史

趙佶為度支郎中貶永州司馬坐皇甫鏞之黨也

李景儉為諫議大夫乘醉入中書面詰侮宰相貶影州刺史兵
部郎中知誥勅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與景儉史館同
飲先起罰一季俸料又貶尚書員外郎史館脩撰獨孤郎李肇
為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為郢州刺史坐與景儉同飲考
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李翱與景儉素相善景儉諫議薦翱自代
及景儉獲譴翱亦出為郎州刺史

李師素為兵部員外郎令孤楚坐山陵事貶師素與楚親出為
資州刺史

李逢吉為相時敬宗初即位逢吉內廷連結權傾天下惡李紳
剛直與其黨共搆紳自戶部侍郎貶瑞州司馬又貶翰林學士
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為信州刺史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

荆誥蔣防為汀州刺史嚴防皆紳之所引

王起為山南東道節度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授起為相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為累但罷判戶部事

李同志同捷之弟也同捷據滄景拒命不赴兗海反狀寢聞詔同志同異委御史臺差人防守前滄州節度掌書記崔從長宜配商州安置進奏官皇測等七人並錮身分配洋聞等州其弟及將佐在城者几千人兼節級罪之續詔貶同異金州漢陽縣尉同志金州參軍並馳驛發遣

李讓夷為職方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先是薛廷老在翰林以終日酣醉不事檢密達於上聽故轉官罷職讓夷為之友善廷老之入讓夷實推援之故坐是為累罷守本臣

裴誼為江西觀察使卒前吉州刺史杜師仁坐贓計絹三萬餘足詔師仁賜死於家又詔誼委之庶俗都不舉察直削所贈工部尚書并御史大夫

魏謩為諫議大夫謩初為李固言李玘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謩坐楊李之黨出為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敗貶信州刺史

王凝為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所捕吏贓罪授秘書監

孫祕為興唐少尹昭宗天祐三年詔曰祕是崔州司戶參軍孫乘親弟其兄既處極典其弟難貸於生宜除名流愛州配充長

流百姓仍委御史臺老人所在賜自盡

柳遜為太子賓客哀帝初詔曰遜嘗為張遜祖庸判官又王溥監脩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與趙崇裴贄為刎頸之交昨裴樞等得罪之時合當連坐尚矜暮年且俾懸車可本官致仕後唐史武者朱友謙之舊將也莊宗同光四年正月勅朱友謙同惡人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梃師大王景來仁白奉國等已當國法其家資並籍沒史武等時皆為刺史以友謙死從坐無罪族滅人士寃之

李處徽為樞密院丞三日明宗長興二年四月以處徽為忠武軍行軍司馬處徽邢州人始為郡吏為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昇厥職行己之道非其正也今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晉陽麟為青州節度楊光遠判官少帝開運元年詔光遠隨幕賓從等久在樽壘比資叅伍當楊光遠始謀逆節未嘗聞拯救之言及楊承勳決意歸明又不是贊成之數但聞朋附悉合誅夷尚示寬恩俾從遠竄麟威州節度掌書記任邈流原州觀察使徐晏流武州絳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

王沼前為平盧軍節度副使開運二年貶沼為慶州司行軍司馬周光贊為商州司馬並員外置同正員仍馳駟發遣楊光遠判連坐故也

漢王松為禮部尚書隱帝乾祐二年勅松事因有玷成功上章述避嫌之辞形告退之意其男仁寶雖因除名曹授偽官一作既翦亮奠合從俘執未明死所乃漏邢書路岐雖限於山河情

愛且關於父子便議連坐恐失寬條以爾朝列舊臣班行宿德
累有退閑之情宜隱軫惻之恩特俾免官用明減等宜停見任
周張昭為戶部尚書廣順元年七月以昭為太子賓客坐子陽
翟秉簿陽犯法按罪上章引各詣闕待罪詔寬釋之踰月左授
此官

劉頊為監察御史廣順元年七月勅頊名昇通山籍官列司憲
凡繫所為志宜知禁不能為子諍父而乃離局侵官宜謫掾子
方刑俾省愆於終日頊父濤為中書舍人令漢代直草辭責授
少府少監分司西京故頊責授復州叅軍

王敏為工部侍郎世宗顯德三年八月詔敏停任嘗荐子婿陳
南金為曹孟二鎮掌記南金奉職有闕遂連坐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第九百二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第九百二十六

總錄部一百七十六

愧恨

忍耻

愧恨

夫不能是耻則為愧實多雖悔何追歛恨何及是知君子作事
謀始可以極遠辱砥名蠲節不以私污義若過卒或承之蓋其
有言之不從計有非允功名立而身辱或行潔而道違將義
士之見非懼長者之所短俯仰天地慙覩面目是可忍也詢孰
甚焉故有愧情一集伏恨而死者不亦近乎知耻在昔賢者其
猶病諸若乃名節自虧家道匪正然諾之際信義無聞雖復終
身恨之蓋亦何嗟及矣

子重為楚令尹魯哀三年春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茲

至於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合身夷也衡山在吳吳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

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地紀組甲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重歸既敗至三日

吳人伐楚取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

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

而卒憂士忘故成心疾

子西為楚令尹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利召之

為伯公後遂作亂殺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于葉公也

端木賜字子貢愿憲字子思皆孔子弟子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車

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原憲攝弊衣冠

見子貢恥曰夫子起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

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耻

其言之過也

漢韓安國字長儒梁成安人為林官將軍屯漁陽以匈奴入漁

陽徙東屯右北平初安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徙稍下迁新莊

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

得罪歸冀得罪以幸也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

後漢鄭均為太尉西曹掾明帝欲更修太尉府而均以為舊府

自足相容太尉趙熹即表罷之其冬帝祀辟雍歷二府先觀壯

麗而太尉獨卑陋帝東觀嘆息曰稚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相

用符元

熹子世為侍中參乘歸且白之熹以為恨頗遣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

魏子禁初為左將軍後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討關羽於樊太祖使禁與寵德助仁及兵敗禁降羽而寵德不屈節死而文帝踐祚孫權擒羽獲其衆復在吳權稱藩遣禁還拜安遠大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請鄭謁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畫關羽戰克寵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牧太和二年明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下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弃甲兵鎗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皆薨

蔣濟為太尉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奏兗大將軍曹爽濟書與爽言宣王肯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而卒

蜀鄧芝為督江州遷車騎將軍後主延熙十一年征涪陵見玄猿綠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劄芝曰嘻吾遺物之性其將死矣

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弩子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收箭以木葉塞

其劄芝乃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晉盧諶愍帝時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流離世故為石季龍所得以中書監及石氏誅遇害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此時所推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常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

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郎

王導敦之後弟敦舉兵刘隗勸帝尽除諸王導為司空率群從詣闕請罪值僕射周顛將入導呼顛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也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叔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更令僕射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尔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欵至導執表流泣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齒冥之中負此良友伯仁顛字也

祖逖初出為徐州刺史蔡豹為司馬逖素易豹為建威將軍徐州刺史逖為豫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

褚裒為征討太尉督徐兗青陽豫五州諸軍事先遣督護龍將兵伐沛郡中二千余人歸降又魯郡五百余家建議諸援行次伐陂為石遵將李羗所敗裒還鎮京口及石季龍死其國大乱遺戶二萬余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援皆為慕容暉及符健之衆所掠死亡咸尽裒以迷圖不就憂慨發疾及至京口聞哭声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伐陂之役也裒益慙恨

蔣秀為臨海郡將赴任任旭為郡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恭志而已久之秀坐事

被收旭狼俱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直人也吾遠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既而還鄉遂卒於異州

北齊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及為黃門侍郎尚公主其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愧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後周王勇為大將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柱國侯莫臣重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獲聞勇數論人之短迺於衆中斥辱之勇遂慚恚因疽發背而卒

隋庫狄士文送妹為齊氏嬪有色譽威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敵后令覽離之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由是士文君明並

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

王韶字士龍慷慨有父風官至備身將官越王侗稱帝士隆率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而死

唐張玄素為太子左庶子玄素與大理孫伏伽在隋嘗並任令史伏伽每于廣座陳說往事初不介意玄素尤護其事未嘗涉言太宗嘗對衆問玄素出身歷任玄素初猶不言太宗固徵之既以實答出閣外忙然色變不復言笑行步失措而歸

閻立本以善畫知名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于春花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悅之詔座者為詩詔立本令寫之閣外傳云畫師立本到時為主爵即本流汗俛地側手持丹粉瞻望座

賓溪為愧報退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綠青染翰
頗及侷流以丹青見知躬斯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
此末技也

六字義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將改葬父母使
舅氏移其旧塋高宗聞而不悅義琰不自安因是上疏乞骸骨
還鄉

桓溫為大司馬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時劉琨之儔有以此
其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後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迺劉琨
妓女也一見溫便潜然而泣溫問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
悅出外整衣冠又呼婢問云面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
恨短声甚似恨 桓溫於是脫冠解帶昏然而睡而憤者數日

徐廣為司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
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宜礼廣常為恨愧焉

宋刘穆之為尚書左僕射高祖北伐領監軍中軍二府時王引
為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遺九錫引
御史还京師諷旨朝廷穆之既京留住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
惧發病遂卒

何文惠為湘州行事同晋安王叛文惠才無將吏幹各有施後
乃害王思明帝時加原宥使吳喜宣旨赦之文惠曰既陷逆節
手害忠良義天網雖往復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彙將
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

王玄謨為領軍將軍廢帝失德蔡與宗遣玄謨典籤包法榮言

廢立之事玄謨不從及明帝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部李產女
婿韋為真芣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啓發者李產曰蔡
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稽會但大事難行爾李產言亦何益
玄謨有慚色

張永以後廢帝元徵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未至鎮遇
桂陽王休範作亂率兵屯臯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
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軍潰散永棄軍而走朝廷以旧臣
止削官爵永愧歎發病三年

南齊王洪範齊郡臨淄人為大祖所親信後為青冀二州刺史
私占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謝朓初告妻父王敬則反朓妻常懷刀欲報朓不敢相見其為
吏部謙尤甚尚書郎沈昭畧謂朓曰鄉人地之美無不可昧乎
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梁庾萼為輔國長史會稽郡丞縣郡府事初萼為西楚望族早
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萼不平互相凌兢藹事齊豫章
王嶷薨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戎歸荊州時萼為州別駕
益忽藹及高祖踐祚藹以西勲遷御史中丞萼始得會稽行事
既耻之矣會事微有譴高祖以藹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萼大憤
故發病卒

劉溉為戶部尚書少孤貧與弟洽為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
昉復與溉為山澤遊及昉卒其子流離不能自振劉孝標作絕
交論溉見其為論詆已子弟終身恨之

張稷為左僕射預殺齊東昏侯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子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旂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門讀妖經禁防寬弛僚友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奉削爵土

後魏韓子熙為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其弟聘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姬李氏通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睦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慚恨遂已發病卒

陰鳳北海人也

史不載其官

賈師伯為弟思同師事鳳授業充資酬

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為南青州刺史之部送縲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嘆焉

楊尼為國子祭酒兼幽州中正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羨人今日失官與人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詔許之許彥伯為太子舍人彥伯高陽縣公敬孫也父昂為虜化令初敬宗侍婢有姿色而昂通之敬宗怒奏昂不孝流於嶺外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定謚曰繆彥伯訟請改謚彥伯既與思古忿競又於路上欲邀斬之思古曰吾家與君報仇耳彥伯大慚而退

後唐誠惠五臺山僧也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太師同光三年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黎庶瞻仰謂朝夕可致斗澤禱之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為聞懼之潛去至寺慚志而終

張均前任興元節度請歸私第均在山南繫其副使判官都尉
輒加楚掠誣其反狀按之無驗帝俱釋之均知其非故乞歸私
第

闔寶為天平軍節度使討鎮州張文禮文禮死子處瑾秘不發
喪城中飢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截擊之飢賊大至
諸賊未集為賊所乘寶又收軍退保趙州因慚憤成病發背而
卒

周宋彥筠仕漢以太子少師致仕閑居累歲聞太祖之起也復
有秉旄之望迎太祖於臯門遙謁久之彥筠從容進曰當日懸
車本非所願漢朝寡授排斥至此老夫筋力未衰願賜展力之
所太祖笑而領之廣順初除左衛將軍彥筠深失所望退謂所
親曰余以軍伍立身歷藩部十數任今日第一度升朝也未幾
常叅墜笏失儀為御史所劾太祖以勲武之臣欲責其失樞密
使王俊請依常例薄罰乃奪一月俸彥筠大以為恥私謂人曰
入仕四十年未嘗遭一罰今日甚可羞矣

忍恥

士有時運之未亨飢寒之切已忍耻自適志在功名苟活糞土
之中甘心庸保之下或負薪以自給或滌器而雜作或畧賣而
為奴為乞食以見辱及夫君臣之感知畧或伸則龍蛇起陸非
復蚯蚓之類鴻鵠遠引何傷鳶雀之比哉

管仲齊大夫少時與鮑叔牙游仲曰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
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

天下也

高漸離燕人善擊筑荆軻至燕日與漸離飲於燕市及軻誅離

變姓名為庸保匿作於宋子縣名屬鉅鹿久之作善念念久陷畏約

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

驚下與筑禮為上客

漢張耳大梁人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言其尚及見母忌陳

餘亦大梁人父事耳秦滅魏搆求餘耳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為

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袒使受笞揖謂引吏去耳數

之曰數責也始吾與公約何如今也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

後封為趙王

韓信淮陰人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

死刺我不能出跨下眾等於眾中辱之於是信熟視悅出跨下亦悅

俯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後為大將軍封楚王

栾布梁人始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遊家人猶言編窮困實傭

於齊為家酒保謂傭作受顧下為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

為奴於燕燕將藏桑舉以為都尉

李布楚人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辱漢王窘困也項籍

滅高祖搆求布千金敢有舍罪三族隱也匿布匿濮陽周氏周

氏曰漢求將軍跡急且至臣家跡謂尋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

廣抑大隆窮也周禮說衣袂抑聚也眾節之所聚也載以喪車

并與其家人童數十人暮之朱家所賣之朱家暮人朱家必知

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騰公為帝言之帝乃

故布當是時皆多布能摧剛後為宋後至河東守

司馬相如為武騎常侍因病免客臨昂臨昂富人卓王孫女文

君父亡奔相如相如與文君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徒空也但有四壁更

難貨卓王孫大怒曰汝不才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

孫王孫終不聽文君父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入臨昂第但發聲之也

急從昆弟假貸猶不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與俱之臨昂盡

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垆賣酒之處累土為垆以居酒瓮四邊陛起其一面高刑變盧故

名盧耳而俗之孝者潛謂高盧為對温火火盧失其義矣相如身自着犢鼻禪也即今之花形侶犢

故以名云相與庸保雜作庸保謂債作者保謂庸之可任者也滌器於市中滌器

食已則洗之賤人之役也洒音洗礼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爰讀日

也供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嘔讀買臣愈益疾

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即聽其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

薪暮問妻故與夫家俱上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飯飲之音

音于

司馬遷被刑之後為書令荅益州刺史任安書且夫臧獲婢妾

猶能引史海岳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况若僕之不

得已乎所以隱忍苟就或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議郎董卓然嵩及卓秉政為御史中丞

卓還長安百官公卿迎謁道次卓諷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

屈嵩既而低首言曰義真搆未乎搆音辰說文口搆牛策高搆即古服字也今河朔人猶有

用守元

此言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吳安隱為丞相初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相友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勸四体夜誦經傳會稽焦旌征羗郡之豪族

吳曰征羗文尺笏錄當為征羗令

人客旅縱隱與旌永食其地懼為所復乃共

脩刺奉瓜以獻征羗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隱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低結怨耳良久征羗開牖竟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隱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隱辞色自若征羗作食身享大晏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隱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隱極飯致飽乃辞出旌怒曰隱何能忍此隱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宋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少時家貧誕節嗜酒不脩拘檢好性妻兄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

唐路隨元和初以通經調授潤州叅州為李騎所困使知市事隨倏然坐市中一不介意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二十六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第九百二十七

總錄部一百七十七

畏懦

佞佛

讒佞

畏懦

夫稟脆弱之性有選懦之懼故乃臨事而示怯畏威而奪氣終于敗辱不能自立是以無拳無勇詩人之所譏淺偽夫夫音賢之所醜雖率勵以義僅或自強然授任于事終為不武遂成愧耻固其分哉

陳不占齊東觀漢者也崔杼殺莊公不占聞君有難將往死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不居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軍至此

君門聞鼓鍾之音戰聞之聲遂駭而死

杜之善

一云莊善

楚人曰公之難辭其母而行將死君難比至朝三

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返也杜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公也
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徃死也

漢楊敞為大司農明帝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

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卧

移病謂移言言疾一日以病而移居

以告諫議大夫杜延年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
侯

李次元王莽時人會前隊大夫謀反者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
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安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

後漢劉玄王莽時立設壇場於濟水上沙中陳兵大會即位朝

群臣玄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莽敗居長樂宮升前殿

郎吏以次列廷中玄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

韓馥為冀州刺史以州讓袁紹復自懷情辭紹素去徃依張邈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

如廁自殺

至廁因以書刀自殺

柏孝長為南陽功曹劉素攻西鄂西鄂子緒西鄂子緒師懸男

女嬰城而守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敵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

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牛董卓輔女婿為中郎將怯懦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

鉄鎖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反

筮知吉凶然後見之

魏李豐為尚書僕射會司馬宣王誅曹爽駐車闕下與豐相聞
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

宋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
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
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起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
不安再哺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奴蕭氏
強勸令食彥節歎羨寫胸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誅

佞佛

釋氏之教興于西域東漢之後漸于中夏其教化之大率以清
淨為本將使塞盜殺之源而澄為定惠之本故慕仙道者亦涅
槃之旨邀世福者指入天之路而乃心起于貪事即于接民之
有過則俾之作禮以贖其正刑僧之犯法則屈其常憲而不懼
惠姦紀綱既隳施用無節身之及家或致喪敗茲所謂背其始
而導其末者也

吳苻融漢末聚衆數百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運漕遂以江淮
委輸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錦采銅槃九
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
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前後遠近至者五
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集于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
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晉王恭為安北將軍鎮京口性雖抗直闇于機會尤信佛道調
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庶士嗟怨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鬘

神無懼容

何中為侍中錄尚書事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以此或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亮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又其弟准崇信釋氏謝万譏之云二何佞於佛

張淹為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罪使禮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孔顛為會稽太守反敗死淹是其黨屯軍上饒縣門劉故敗軍副鄱陽太守費畢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議論欵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拜不得時進畢復誑亡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淹信而與之畢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

虎走域西鳴鼓大呼直來趨城門守衛委仗觀之畢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南齊王績為太子中庶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

梁劉勰早孤家貧不壻聚倚沙門僧祐與之居積年十餘年高祖時為步兵校尉兼通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深愛佞之勅與慧震沙門于定林等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髮髮以自誓勅許之

後魏張彞為秦州刺史為國造佛寺名曰皇興諸有罪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刑

馮熙為洛州刺史廢毀三字石經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

延致名德沙門日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諸州營塔寺
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之熙曰成就後惟見佛圖
馬知殺人牛也

北齊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功大營寺塔
為高祖所責

唐裴寬崇信釋典常與僧道往來焚香藏禮老而彌篤玄宗開
元末為河南尹僧普威卒寬與妻子皆服練經次誤臨妻子送
喪至嵩山

嚴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僧惠義卒挺之服練經送于河
龍所天寶初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鬱鬱不得志遂
成疾自為墓志壘于大照和尚塔次西原

王欽若等曰大照即
惠義師謚也

王縉字夏卿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與兄維俱奉佛不如葷血縉
晚年尤甚與杜漸鴻捨財造寺無限其妻李氏卒捨道政理第
為寺與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二十七人住持寺節度觀
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議令施財助已脩繕初太宗喜祠祀
未重其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朝
應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

魚朝恩為內史代宗永泰初設無遮會齊于崇仁坊之南街大
奏音樂大曆中又沉疏設度母為尼法名功德居脩惡寺許之
請以通化門外莊為寺以章敬為名福資太后許之是庄連城
對郭林沼臺榭形勝第一朝恩初以恩賜得之及是造寺窮極
壯麗以為城市林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館華清宮風樓月

觀及百司行解署並將相沒官宅給其用焉土木之役僅於萬億

杜鴻漸為山劔副元帥篤好佛法惡軍旅之事大歷初自劔南回請千僧齊于資聖寺仍請魚朝恩李抱玉同行香許之以使蜀無恙徼福也又于常興里築第崇飾門館賦詩大畧曰常願追禪仙焉能挽化原朝士多和之將卒命僧剃頭遺令塋于塔頗為達識所誚時人惜之

劉聰為幽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初奏請以私第為佛寺又奏請為僧詔授侍中天平軍節度使聰因乞出家朝廷以緇服就賜之錫名大覺

裴休為相家世奉佛尤深于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操遊踐山林與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歆香爐具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咀以為法樂與尚書紇于泉皆以法字相號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梁李郛為太子太傅末帝詔曰李郛多因釋教訕惑群情此後不得出入無常

周宋彥筠初仕晉為同州節度使貪鄙無術溺于釋氏唯營氏寺績朔香燈幢幡僧尼資且之類則舍之無怪日給數十萬多取於四方以充其費後為邠州節度使以貯積金多奉釋氏嘗謂之曰吾前後供僧一十餘萬造佛宮九十餘所又嘗召僧讀畢生經日課若干卷至瞑目以來令不負所課如嬰疾闕讀隨即填補立券設呪咀每僧給二十緡僧至者甚衆乃減緡一半未

幾給三緡其無行貪猥之僧利其緡投券者填咽彥筠患之乃止初時彥筠巨與其主母有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脩浮圖法以禳之因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槃之日常衣斬練號慟于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婢妾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為當時所誚

讒佞

有虞之命則曰望讒說先聖之戒則曰遠佞人蓋邪偽可以惑聰明浸潤可以間忠信淳素既隱邪偽訛滋萌利以利迂政由寵放故有行媚于內善諛于朝脂膏其性以悅于上貝錦其辭以譖其下愛同嫉異害正忌能挾蒂芥之嫌錄疑似之隙媒孽其短致犯厥辜柔荑之刺以興投杼之疑斯起交亂國家離間

君臣職為厲階無已太甚故君子之惡利口王者之離任人其有旨哉

寒促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名伯明其君名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促行媚于內

內官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斯

周詐而虞羿于田

樂之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樹立

外內

咸服

服信詐

周虢石艾幽王時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艾為人佞巧

佞作

善

諛王用之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作何人之詩以絕之

暴也蘇也畿內

國名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

虢仲王卿士詹父蜀大夫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夏虢公奔出虞

鄭瞻鄭之微者也齊人報自齊逃來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一云鄭瞻鄭之佞人也

豎牛魯叔孫豹也穆子小臣使為政為家初穆子適齊聚于國氏

生孟丙仲任公孫明知叔孫于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也歸來道

國姜子明取之仲母故怒其子而長後使逆之子孟丙田子

丘猶地立猶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使

從口孟不肯叔孫孟鍾曰爾來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假

鍾曰血霧既具饗禮使豎牛請曰請饗入弗謂請日出命之曰命許

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怒將

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

公御菜書觀于公菜書公御士名仲與文私施觀于公宮公與環使牛入示之叔

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怪

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自己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

費無極楚大夫也卻宛為左尹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居以和接穎

鄔將師為左領左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却令尹常賄而信

說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

尹欲酒于子氏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

來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之

吾擇焉擇取以極亂取五甲五兵日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

酬之日無極亂及饗日惟諸門左張惟陳甲兵于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

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叔吾可

以得志子惡在賄焉而還又誤軍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群兵

乘我喪乘我亂不亦可乎令且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

將師而告之告子惡聞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藝之藝燒子也

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藝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

編管為或取秉秆為編管草也秉也秆束也國人投之遂弗燒也令且炮

之炮燔卻死盡滅卻氏之黨族

公伯寮字子固魯人固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

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志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臧倉魯平公嬖人公將出倉請曰他日召出必命有司所之今

乘輿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于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上官大夫楚懷王臣也時屈原字平嬾音閑於亂令王甚任之上

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

草彙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讓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原

後漢令狐畧很孟大姓也建武六年曲陽令馮衍上書陳八事

光武將召見先是衍為很孟長以罪摧陷畧是時畧為司空長

史議之于尚書令王護尚書周坐昌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殺君

也護等惧之即共排問衍遂不得入

孟岱當表紹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岱與配有隙因

蔣哥言于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二子在南必怀反叛郭
晷辛平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

逢紀為袁紹統軍事田豐為別駕紀憚豐亮直數諫之于紹紹
遂忌豐紹時與曹公戰豐固諫之紹怒曰豐而去及紹軍之敗
于官度也士潰奔北師徒畧進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
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准田
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
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于是有害豐之意

魏刘曄為侍中以先進見幸因諧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惧以問
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士一上明聖大人臣今若不合
不過不作公耳

晋嚴舒為洛陽太守馬隆為平虜護軍而平太守加授東羌校
尉積十餘年威信振隴右舒與楊駿通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
老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氏聚結百姓驚為惧朝廷恐
閔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

盧志為成都王穎左長史穎既以陸機為將軍謂機曰若功成
事定當爵為郤公位為台司將軍勉之矣机曰昔桓任夷吾以
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
機也志心害機寵于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閣主自古命將
遣師未有臣凌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

扈環為隋郿內史陳敏之乱荊州刺史刘引以南蛮長史隆侃
為江夏太守加膺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遇之

環問侃于引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引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及弟兄子臻詣引以自固引引為叅軍資而遣之王國宝少無士操不修兼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宝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除曾即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如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烏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道子之昏蓄忝其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宝諂諛之計稍行子父相間而好利儉設之徒以安功名極盛而構會之嫌隙遂成

後趙社遐以清河張河張披為長史遐甚委昵之張寘卒為別駕引叅政事遐疾披去又惡寘之權盛石勒世子引即遐之甥也自

以有援款收威重乃使引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寘為遊俠門客曰百余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且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寘知遐之間也遂弗取請梁梁矜孫鄧元起為益州刺史任庾黔婁蒯光濟以州事並勒為害政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後唐段凝初為梁後主降莊宗以為滑州刺史兵馬留後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高苻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于是張漢傑張漢倫張希免張漢融張毅苻苻並族誅家財籍沒

朱守殷本名會也。在宗就學時，諸奴也。及在宗嗣位，以本院僕從為長直軍使，隨行不聞戰功。每構人之短長，中子在宗漸以為腹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第九百二十七

木子... 說... 不... 人... 十... 家... 十... 世... 家... 十... 世... 家... 十... 世... 家...

新刊



